

文藝理論叢書



文化擁護

紀德等 著
邢桐華 譯



文

書叢論理藝文

10

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擁

藏書章

護

紀德等著
邢桐華譯

月一年六十二

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廿九日
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廿九日
初版
再版

【文化擁護】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原 著 者 A · 紀 德 等

譯 述 者 邢 桐 華

出 版 者 質 文 社

東京淀橋諏訪町五二

總 經 售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電話九二一三九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複 印

文 藝 理 論 叢 書 第 十 種

譯者小序

這裏蒐集的是去年夏天在巴黎所開的「國際文化擁護作家會議」上的代表的演說和論文。雖然不能說是會議演說底全部；雖然在量上顯得過於微小；但會議底指導的精神和指導的思想，在這幾篇裏却可以全部看到。

巴黎的國際作家會議底使命和意義，我在這裏不想多所嘍舌；我這裏祇想提醒讀者一句：這會議是在「全俄作家大會」開會後一年之內所開的；它底會員參加國共二十八國，出席會員共有二百三十餘人。它高舉的旗幟是「反對法西斯主義」，「擁護文化」，它唱出了擁護蘇聯的讚歌，唱出了反抗強暴的絕叫。

文化人不祇是養尊處優的；知識分子有時也要走出書齋，挺身一呼的。他們有時也和那無衣無食的勞苦人們走到一條路上去。——這並不足奇；因為知識分子並不是超然獨存的一種存在。他們有時也要感到自家生活的危殆；感到輪到自己頭上來的迫害。他們爲了擁護自己工作底權利和自己生活底權利，他要起來反抗。而且在他底心裏，還燃燒着正義底熱情；他感覺到一切，他豫見到一切——一切在他周圍發生的事情，一切將要發生的事情。所以真的有良好的知識分子們，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們，在這時候是不用指說就明白自己應走的路子的。祇有良心麻痺了的知識分子，祇有出賣了自己靈魂底知識分子，在這時候才能袖手傍觀，投到了劊子手的娘懷裏！——對於這些人們——中國正是很多——譯者也願意送上這本書，促他們最後的反省，指給他們應走的路。

敵人不僅是在外的，敵人也正藏在家裏。我們回頭要看清我們家裏的敵人！用大刀和槍刺斫殺愛國的青年的，不是帝國主義者本身，而是帝國主義者底狼虎爪牙。阻止中國的進路的，不祇是列強帝國主義者，也還有我們中國底內奸！這才防止了民衆勢力底膨脹，阻撓了革命勢力底前進！這正是中國底內奸們底罪惡，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焚書坑儒是我們祖傳的祕方，秦始皇才是我們底英雄偉人！活埋和槍決的慘劇每日在演着，更何異那其斯的希特勒呢！我祇怕中國的希特勒們看了這些國際名人底文字，要私心竊笑呢！看！我們中國才是焚書坑儒的第一等國家，決不亞於希特勒的！

知識分子走着艱險的路，在他底身傍是千仞的深淵。但他底前面有勞動者羣領導着，光明在遠方裏向他招手。他走的是艱險的路；然而也是光明的

路。知識分子應該認作自己底光榮：在他底前邊有勞苦的英雄挺身走着。而且，還有佔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勞働國家屹然立着。這應該使知識分子堅強了自己底膽，不再走到歪邪的路上去吧。

譯者 一九三六，一，二一日。

附記：本書文字，除高爾基一篇，係從真理報直譯以外，餘三篇皆係由日本小松清編文化擁護一書中譯出。（紀德和尼贊兩氏之文，日譯者爲大野俊一，貝赫爾氏一文，日譯者爲齋

盛英夫）

目次

譯者小序	一
論文化	一
M·高爾基著	
文化擁護	二七
A·紀德著	
文化遺產之黎明	四五
J·R·貝赫爾著	
人道主義論	五七
P·尼贊著	

論文化

M 高爾基

巴黎的作家大會，是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底迫害，擁護文化的口號之下來開的。自然，人們以為到會的各位，是要衆口一詞地決定布爾喬亞文化底真實，而不會發生任何爭執的，但果真是這樣的麼？

法西斯主義是已經腐敗，潰爛了的布爾喬亞文化底產物；是它底宿命的瘤。法西斯主義底理論家和實行家們，都是布爾喬亞從自己底圈裏，推擠出來的一羣冒險家們。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布爾喬亞把支配權轉交給了法西斯主義，這就好像中世紀意大利諸城市底布爾喬亞利用傭兵首領們一般的利用他們，巧妙地，極盡權術之能事地支配着。布爾喬亞不祇是滿足地看着，並

且鼓勵着法西斯蒂把勞動者們最殘虐地慘殺；並且還允許他們把自己底文學家和科學家們——就是把自己不久以前，還驕傲，誇耀着的知識部隊底代表者們，加以迫害，並驅逐出境。

法西斯主義爲了要用新的全世界的大屠殺，去滿足自己的主人——帝國主義者的『世界再分割』的志望，便搬出了一種日耳曼種族的統治全世界，統治全種族底權利的理論。這早經忘却了的病，尼采底『金髮野獸』的優先權的思想，是從紅種亮髮的印度人，印度支那人，梅拉涅夏，波林涅夏人，和黑人們底奴隸化的事實發生的。這個思想是開花在那些年間——當德意志的布爾喬亞轟擊着奧大利和法蘭西的布爾喬亞，希望也在英國，荷蘭，和法國底布爾喬亞的殖民地底掠奪裏，分一杯羹的時候。這種白人世界底獨裁的理論，使得每一個布爾喬亞國家底集團，不祇是把有色人種——也把自己白色的歐羅巴的鄰人，看作野蠻人，值得奴隸化，或是滅亡的了。這理論實際上已經

具體化在意大利和X底布爾喬亞的實踐上，是當作充滿了現代「文化」底真實理解的許多事實之一的。

歐洲底布爾喬亞名士們底聲音，是愈加洪亮了；他們喊叫着智識分子底過剩，喊叫着教育底短縮，喊叫着「堵斷」文化底發達。他們甚至喊着技術底過剩，和仍回到手工業去。約克地方底大僧正在包爾木且學校底開學體時，宣稱：『我願意一切的發明都中止了吧。若是我能夠絕滅內燃機的話，那當然，我也要作的。』他的醜業的同事康泰別里底大僧正，顯然承認技術底必要，因為他說教着反對蘇聯的「十字軍遠征」，而據專門家說：新式的戰爭是「機械戰爭」的。假如這些倫敦和羅馬的基督底地上的代辦者們，以及其他布爾喬亞層底代辦者們——文化發育短縮的說教者們，由對於勞働者層的敵意和不可避的社會大慘劇的恐怖而發了狂的人們底話；是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間的時候，布爾喬亞一定把它們認作癡人底胡話，和野蠻主義底

呼喊吧。

在我們的時代，當布爾喬亞完全失去了勇敢和無恥底辯別的時候，——這種中世紀的復歸的呼喊，是會被稱作「思想底勇敢」的。

這樣，我們看見歐洲布爾喬亞底文化，並不如布爾喬亞歷史家們所說般的「完全整一」的。這文化底「活的力量」已經敗壞了。它敗壞爲把其餘的人們祇看作廉價和豐富商品的，竭力想要維持住自己安適的社會地位的商人們和銀行家們；敗壞爲擁護着自己工作底權利，一面促進文化發展的人們；敗壞爲也許還是人的法西斯蒂，但經過了數代狂醉的結果——都成爲野蠻，橫暴，需要嚴格隔離，或是更徹底的切斷手術的血腥犯罪者們了。

巴黎的各大新聞，幾乎不問法西斯蒂方面對於勞働者文化的威脅，在自已們底面前，提出了時代之基本問題。萬代邁爾報問：

「擁護文化會議底組織者們，有五個法國底革命作家：巴比塞，江·李

夏·布洛克，安德雷·紀德，安德雷·馬爾洛，和羅曼·羅蘭。這些名字難道不已經喚起人們底懷疑嗎？

……我們看見了上述的名字，我們有這樣質問的權利：他們究竟是要我們擁護什麼文化呢？」

問題是完全適切，正當地提出了的。五六個這種報，像菲加樂，談，巴黎回聲，以及其他等，用着不同的說法，更尖銳地提出了時代底問題：它們問：「康敏尼斯姆可以作為建設在希臘羅馬文化寶藏上的，西歐文化底繼承者麼？……」

問題，就如文字的挑戰狀一般，極其明白，決定地提了出來。但爲了不白費一番論爭，應該先決定爭論的是什麼，反駁否定的又是什麼，並且擁護主張的又是什麼。現代布爾喬亞文化底擁護者們，在這久已模糊了的『文化』的概念裏，究竟放進了怎樣實際的事實的內容呢？

看，有一個叫作毛利普，包爾代的人說：可以，並且必須「給文化打一道限界。」文化底基本創造力乃是勞働——肉體的力和技術——知能的力。本文的作者以為，一切的意識形態——在它底根底和廣義的理解上——都是技術學〔或工藝學 *Technologia*〕是人類用以逐漸改造世界，擴大自己世界知識，勞働和論理的方式底體系。（*Systema*）我們知道：現代的布爾喬亞，完全滿足地，非常成功地限制了「文化的正常發育」；一面製造着幾百萬的失業軍，煽動着技術底縮小，並實行縮減高級教育機關以及博物館等底經費的。人所共知的，唯一的生產部門，不停地勞働，擴張的便是軍需工業，這是爲了西歐的布爾喬亞互爭領導權，解決國際糾紛起見，在未來的戰場上毀滅幾百萬的工人農民們而用的。布爾喬亞爲了吮吸自己鄰人底鮮血，在組織着新的戰爭；新的戰爭底將官們在大聲而冷然地宣稱：這戰爭是要比一九一四——一八年的那一次還要殘酷，激烈的。這裏順便提出上一次大戰——那

慘禍已由被害最烈的工人農民們底手遮蓋了——底若干事實來吧。

事實是這樣的：德國在一九一五年便已經感到滑潤油底不足了。沒有辦法，德國人用一千八百馬克買一桶柯本哈根的油，當時才不過值二百馬克的。柏林的美國大使，在同年十二月間，向本國政府報告：『滑潤油不足，使德國很快就要敗北了。』正在這個時候，英國船滿載着所用的油料，運到柯本哈根來。這一回的貿易是有英國通商部底統計可查的。一九一五年底前幾月間，要沒有英國石炭從北歐諸國輸入，德國也要感到石炭底不足吧。例如一九一四年九月間，瑞典一共輸入了三萬三千噸石炭；這些石炭，回頭完全賣給了協約國方面。

祇有感謝這次英國底不可思議的大度，盧登道夫才能拒絕了把五萬工人送回到盧爾的炭礦去。

對瑞典的石炭輸出，一個月達到了十萬噸，乃至十五萬噸的巨大數字，

——這就是說，達到了這些國家戰前的一年間需要底二倍。柯本哈根的大不列顛大使傑德爵士（Sir Wolf Pedgat）報告說，這些炭是「爲了殺戮英國士兵」而用；但並沒有人去聽他的話。

戰爭期間，法國的商人們曾經供給了敵人，德國的商人，鎳或亞鉛；還有，英國的大砲工廠主和德國的什麼殺人發明交換過等事，被揭穿了。許多同樣犯罪的事實，仍未揭穿，就是——仍未「宣佈」，仍未公表。我們從這裏可以看見戰爭並不妨害買賣，和拿幾百萬勞働者作犧牲的所謂「夫妻吵架——尋開心」的把戲，祇可惜勞働人類還不曉得自己犯不上殺戮，並殘害自己底弟兄；和戰爭之後，自己是要負修理殘壞，彌縫商人們惹來的巨大損失的義務的。

簡單明白的真正人道主義的正義，告訴我們說：勞働底產物應該歸給製造它的人，而不應該歸給吩咐製造它的人。武裝——一切武裝——都是工人

們勞働底產物。

這樣，——看，我們已經約略知道所謂西歐底『建設在希臘羅馬文化寶藏上的，現代布爾喬亞文化』底真實，實際的內容意義了。這裏還應該加上一些所謂『國際道德』底事實，最近英吉利的布爾喬亞們作的。英國這個島國，自早就被鄰國稱作『狡猾』的，就是：無恥的，偽善的，陰險的。大家都知道，英國曾經答應了法國布爾喬亞一些莊嚴的約束的，內容當然歸結在：如果法國一旦和德國開戰，英國將要出來擁護法國的商人們。甚至聽說會講過：『英國底國境——是在萊茵河一帶，』意思就是說：在德法底境界。境界也者，是含有兩重意義的，因為英國底布爾喬亞和德國底布爾喬亞已經私下妥協，把自己底一切言質破棄了。也許英國底國境是在萊茵河一帶的吧，但那已經不是爲了防護法國，而是在他們敗滅以後，算作英德國境的。該知道：在一羣沒有廉恥，沒有良心的人們中間，一切都是可能呀。

法國底雜誌界中人，這樣問：

『是否幾百年來的，希臘拉丁文化承繼者的文化，不管一切的障礙，還應該繼續它底使命呢；它還是應該在宣稱經濟駕御精神的，新的文化樣式之前滅亡？』

在說『經濟駕御精神』的話時，雜誌界中人太於馬虎地，機械地聽信自家底淺學，或大約，自家底無恥之力了。但很可能的，這些雜誌界中的若干人，還沒有完全拋去了『精神獨立』的幻想；雖然他們完全依賴着編輯先生們，而編輯先生們又完全依賴着書店老板——銀行家們，大人老爺們，軍需工廠主們。這些頭腦簡單的雜誌界中人——假如真有這種人的話——祇須誠實地注意一看自己底周圍，他們便知道在布爾喬亞底國家裏，不是這個兩脚蜘蛛的『經濟』表現在最粗野的唯物方式裏，在指揮着；而是『新的文化樣式』把勤勞大眾從別西爾·札哈羅夫，迪特爾丁，威開爾斯，克萊造，海

爾斯特，什乃夷德，伊瓦爾·克萊蓋爾，斯塔維斯基，以及其他現代布爾喬亞文化底真正領袖們底『精神』所創造的，已經沒有道理的經濟暴壓裏——解放出來爲自己底目的的。想起來好笑，說起來尤其好笑，在一個人們——其中也有我們底雜誌界中人——被好像羊兒和黃瓜一樣，『自由』地買來賣去的社會裏，有什麼個性底獨立存在。

布爾喬亞文化底腐敗氣息是如此之毒，——大批的詐欺流行和騙子們底低劣等，最有力地證明着這一層。這種低劣，顯明地證明着歐羅巴布爾喬亞底專門才能之貧乏，和一般地『典型底退化』。姜·婁——比起斯塔維斯基和『火柴王』伊瓦爾·克萊蓋爾，算是天才的。

現代布爾喬亞底腐敗，解體的『氣息』，清楚地表現在叛變者們底量底增加和『質』底卑劣之上昇的：二十世紀底二三十年代之前，世界幾乎沒有見過這樣的叛變者們，如自己把自己叫作『吸血狗』的瑞斯開(Noske)和其同

黨的——愛拜爾德 (Ebert) 家贊 (Garsse) 以及第二國際底一般領袖們之類。

布爾喬亞生活底畫兒，如歐洲雜誌中人，一天一天從日常生活方面所畫的一般，——這畫兒是可嫌惡的，可怕的。因為每天在血腥裏，在污穢裏，勞働慣了的原故，感覺底銳敏已經喪失，雜誌界中人發生不起念頭來，由自己底觀察裏，下一個結論，——也實在是完全當然的。他們一向漠不相關地『記錄事實』，並爲使布爾喬亞的讀者高興起見，更把事實底污穢和血腥，弄得濃艷；而讀者呢，便耽讀着這些犯罪的描寫，更加變得無恥，糞暴。大家都知道，中小布爾喬亞最愛讀的文學，是犯罪小說。

請問：哪裏、並用什麼方式，在這些污穢腐爛之間，保存了『希臘拉丁底文化寶藏』呢？——它們當作『物質』的財寶，保存在博物館裏和百萬長者們底古董廳裏，而爲大多數的勞苦人民和市民們所不可企及。它們又當作『精神的』財寶，如愛斯基洛斯 (Aeschylus)，沙浮克里士 (Sophocles)，和

幼利皮迪斯 (Euripides) 底作品，是應該放在劇場裏上演的；然而在現在的歐洲，這一層却辦不到。布爾喬亞底大學裏，講着羅馬法，希臘哲學，和他的寶貝，內中還有國際法，和甚至中世紀的人道主義。我們謹請歐洲底雜誌界中人，在現代生活底混亂裏，找出哪些地方是這些寶藏底沁潤；並指出它們底實際上，教育的意義來。至於我們，則以為假如現代的歐洲能令人想起古代的羅馬來，那就是羅馬底衰敗期和崩壞期的一切。

在現代歐洲支配階級崩潰底過程中，布爾喬亞的智識份子演着最奇異的，最悲慘的脚色。不用說：『自家人——終歸是自家人，』智識份子擁護着壽終正寢的『文化』，也便是擁護着自己階層底權力。而這個權力在過去，並在現在，一向是被所謂高等智識人們技術地，意識地，侍奉着的。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布爾喬亞送了幾千這樣的智識分子到前線上去，使他們互

相火拚，這羣『文化底名手們』，在被弄成殘廢，毒瓦斯中毒，喪掉性命以前，——他們熱心地參加着都市底破壞，農田底殘害，以及別種文化破壞的事業。

這羣智識分子底大多數，是勞動者；而他們爲了布爾喬亞底強固，自己斷送了自己底性命。此後，這羣智識分子底幾十名，寫了許多書，描寫戰爭底瘋狂，詛咒着戰爭。而今，布爾喬亞更大規模地，準備着國際間的大屠殺。像不久以前，戰爭底鐵腕不會顧慮到文化底寶物和其收藏所一樣；未來的大戰也會要把大英博物館，盧物爾(Louvre)，加皮托利，以及無數古代都市底博物館——化成廢墟，塵埃。不用說，同着幾百萬的最健康的工人和農民一起，幾千智力底稟有者，『文化底名手們』也要被毀滅的。——爲了什麼目的？其目的就是爲了每個商人銀行家底大團體，要去征服自己底鄰人，要去掠奪他。許多次已經證明了，如今毫無爭論的餘地了：資本家們週

期的屠殺，祇是些武裝的掠奪，——即是應受一切布爾喬亞國家底法律制裁的犯罪。

布爾喬亞喧譁底白痴般的犯罪，是顯得特別可憎的，當你想到有多少聰明的，最可寶貴的勞作，金屬和發明，被商人們昨天毀滅了，明天還要毀滅。有多少城市，多少製造所，多少工場，將要化成灰燼，塵埃；有多少精巧地製造的船隻要被沉入大海；有多少肥沃的土地要被殘害，無數的兒童們要被毀滅。而肥漢底犯罪的總結，却祇是他們又驅使工人們，農民們，智識分子們毀滅了勞作底結晶，再去互相廝殺。

「經濟底優越，」極端地，充分地表現在布爾喬亞最粗野的，動物般的唯物主義裏。這肥滿的兩腳蜘蛛之掠奪唯物主義底「毒霧」，現在已經不能在宗教，哲學底檻褸的衣片下遮蓋了。法西斯主義和種族理論，是不顧廉恥的武裝掠奪之赤裸的說教。看，這就是現代布爾喬亞「文化」底「精神」，令

人嫌惡的，可恥的精神。我們看見正直的智識分子們，恐懼着在這種『毒霧』裏窒息，都爭相逃出了這『毒霧』今日最濃的國家。但，第二天，——這種『毒霧』又呈現在他們所逃到的地方了。我們完全自然地提出以下的問題：有什麼權利，現代的布爾喬亞——那已經否定了自己文化底基礎，忘掉了經營企圖的職務，製造着日加可怕的失業，無恥地爲了戰爭底目的掠奪着農民，工人，殖民地的布爾喬亞——來掌握政權呢？有什麼權利——一個毫無道理地，耗費着全世界底勞動創造精力的階層，一個在量上絕不足取，在質上極不道德，而且犯罪的階層，來存在，來統治呢！而這個階層，在自己底血手裏掌握着幾乎二十億的歐洲，中國，印度，非洲的農民工人的。這事實底無光的幻象，顯得特別明白，當我們把它同別一個事實來對照着看的時候。

有這樣的國家，在那裏全勞動農民大衆底意志和理性都在國家必要，和

個人有益的勞動之下，煥發着，並教養着；在那裏，勞動精力底全總量，都傾注在創造新的生活條件的各種工作裏，也就是傾注在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底創造裏。

在那裏，勞動者遵守着卡爾 (K.M.) 和伊里契 (I. V. L.) 底遺教，由約瑟夫 (J.S.) 領導着，把農民們從白痴般的『土地之力』，從對自然的卑屈的順從，從私有財產底害人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在那裏，勞動者把私有財產者化成了集團主義者。

在那裏證明給勞動者們，資本家社會裏的打雜人們；如果他有了文字知識底武裝，他會完全成爲一個文化底名手和創造者的。

在那裏，個人底文化工作，是從來不會有過，哪裏也不會有過般地被整個勤勞大眾很高地評價着。在那裏，這種評價是不斷地提高個性底成長，和工作底英雄主義。

在那裏，國家半數的女子們，和男子們享受着同等的權利，應用着一切改造世界的聰明精力，和男子們一起英勇地勞動着。在那裏，女子們底才能，膽識，和勞動的熱情，好像夢幻一般地急快成長的。

在那裏，兒童們是合理地被教育着，脫去了教會底害人的影響；脫去了那種教給人們忍受，溫順，屈從富人的惡劣教育。

在那裏，有許多不同的，人口稀少，過去沒有文字，現在已經用文字武裝起來的，半野蠻的民族，——享受着自由發展的權利，顯示給世界自己原始人生活感覺底新鮮，自己底勞動才能，和自己底美麗素樸的詩篇。

在那裏，古代的民族們，——過去他們底文化是被商人們和皇帝們底殖民地政策壓殺了的，現在偉大壯麗地顯露出自己底才能，和自由精神底寶藏了。

在這個國家裏，藝術家和學者們是祇受勞動人民底意志限制着；這意志

是努力要享有人類一切真實的文化寶藏。

但這個國家，是生活在敵人們底圈子裏。這些敵人們嫉妬着它底財富，懼怕着它對於全世界勞苦大衆的好影響，夢想着向它的強盜般的進攻。因此，火一般的認識過去的努力；——這是爲了創造未來的必要——在這個國度裏，便不能不受到別種工作——防備敵人進攻工作底限制了。同時，它底物質文化底建設，它底財富底增加，也不能不受到了限制。認識過去的 effort，在若干程度上，還受着以下的限制：這便是由於布爾喬亞文化底遺產內，蜜和毒是堅固地結合在一塊兒；而布爾喬亞科學對於人類過去歷史的研究，那所謂『真理』，是實在含有賣弄風情的老練女人，偏要裝作天真小姑娘般的性質的。

在勞働人類看來，人是寶貴的。有時甚至當一個人社會地犯了法，露出了有害的傾向時，——也決不把他關在無爲放蕩的牢房裏，而把他重新教

育成一個有資格的工人，教育成社會上有用的一員。由這個對待「人」的確固態度裏，可以看出勞働人類實際的人道主義來；在「人視人如狼」一般的社會裏，這種人道主義是從來不曾有過，哪裏也不曾有過，現在也決不會有。

蘇聯賢明的勞農政權，留心着勞苦人民底精神上的健康，特別是留心着兒童和青年們。同樣，它又熱心熟練地留心着肉體的教育，以及體力健康底保存等；爲了這個目的，政府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的人類生理機械底研究所——VIEN。此外，可以指出一系完全新規的事業來；那些，決定地，迅速地豐富着國家，變換着它底天然的地圖；產業是不停地擴張；農村底經濟改革着；輸入了新的滋養菜蔬和種子底栽培；蕪菁類和穀類底栽培，一天比一天地向北進展；沼澤之類被吸乾；乾地方被灌溉；各個運河被開通；國家是一年強似一年地增加電力；石炭，石油，金屬鑛產，鑛物肥料底蓄藏量，是

一天比一天地成長；此外，還進行着北極征服的程序；而這些，自然還不是國家建設底全部。當歐美的商人們製造着幾千萬失業者的時候，在蘇聯却感到人手底不足。一切蘇聯國內所創造的東西，都是在不滿二十年以內所創造的。而這一件事，比一切都更雄辯地稱道着蘇聯人民底才幹；稱道着他們底勞働英雄主義；稱道着蘇聯國內，勞働是成爲了藝術；稱道着蘇聯邦底勞働人類，在伊里契底學說與約瑟夫底無窮盡的，日事增加的精力度指導下，——是創造着新的文化，新的勞働歷史的。——現代布爾喬亞底「文化」，是具有怎樣實際的，事實的內容呢？

這兒略舉的一切事物底基礎內，都有勞働人類的人道主義——卡爾，伊里契人道主義底強大的創造力，作用着。這並不是那個布爾喬亞不久以前誇耀過的人道主義，——他們說那是他們一切文明文化底基礎。

這兩個人道主義之間，並沒有任何的共同點，除了「人道主義」這個字

兒。字兒雖是一樣，但它底實際的內容，却是迥乎不同。五百年之前，這人道主義是當作布爾喬亞們反對封建領主，反對他們下面的教會——『精神上領導者』的教會——的自衛手段而出現的。當他們說人類底平等價值的時候，富工業家布爾喬亞，商人，是指着自家和甲冑裏身的，或僧衣僧冠的封建領主寄生蟲們的平等價值的。布爾喬亞人道主義是和奴隸所有制，奴隸買賣制，和『初夜權』，宗教裁判，和土魯札的『亞爾比派』（教徒）底慘殺，和爵爾旦璫·布魯璫·亞那·姑利，以及數萬無名的異教者，『妖女』，手藝人，農民們——因為他們相信聖經和福音書裏的原始康敏尼斯姆——底火刑，同時存在的。

布爾喬亞們曾經幾時反抗過教會和封建領主底獸性呢？當作一個階層——是從來不曾反抗過的；它中間的個人，雖是反抗過，但布爾喬亞把他們殺掉了。恰如二十世紀的文化商人們冷酷地在維也納，安提威爾，和柏林底

街上，在西班牙，在菲律賓，在印度底城市裏，在中國，在各地地方慘殺工人們一樣；在過去，布爾喬亞人道主義者也是熱心地幫助着封建領主們慘殺達·泰羅底農民軍，慘殺法國的「買克黨」們，「塔保利塔」們的。還用得着講麼？我們周圍的一切最污穢的罪惡？在我們的時代，「布爾喬亞文化基礎的人道主義」，已經完全從生活裏消失了。人們已經不去講它了，應該已經明白：現在差不多是每天在街上槍斃着窮人，抓他們到獄裏，再利害點把他們斫頭，成千地把他們放逐出去作苦工……

一般地，布爾喬亞除了侮辱勞動者人格的捨錢以外，決不想改善勞動大衆底生活。實際上，小市民底人道主義，就表現在所謂「慈善」事業裏——就是說，對於被掠奪者的施設。爲了這，最愚劣，最欺詐的「戒條」，被想出來，被實行了——「使你底右手不要知道左手在幹什麼。」而且，看吧，搶夠了幾百萬，幾十億的「生活底主人」之後，來花上幾個小錢，辦辦學

校，醫院，養老院，殘廢院之類。——又，小市民底文學說教着『對淪落者的慈悲』；然而不知道淪落者們，就是那些被商人們掠奪，顛覆，踏到泥坑裏去的人們啊。

假如布爾喬亞底人道主義是正當的話；假如它真切地努力於喚醒，並培養被奴隸化了的人們中間的——人類尊嚴底感情，他們集團力量底自覺，和當作世界與自然力底組織者的人類意義底自覺的話；——人道主義是不應該灌輸對於苦痛的消極的感情；而是應該培養對於一切苦痛，特別是由社會經濟的條件所引起的痛苦，積極地憎惡的。

生理的苦痛，不外是身體對於侵入到內部來的有害物的表示；它用呼痛底聲音說道：人喲，快防備啊！小市民底人道主義，便說教着人類底同情，教給人們和難耐的苦痛和解。而這種苦痛是一下子不能去掉的，永遠規定下了似的階層關係；和把人類分作上等種族，民族，下等種族，民族，分作白

色貴族和「有色」奴隸的，侮辱的區分所喚起的。爲了這種區分，勞働人類底利害相關的自覺，便難於生長了。而所以區分的目的，也就在這裏。

前進的勞働人類的人道主義，乃是直線的。它並不講說人類愛底堂皇和甜蜜的字句。它底目的是：把全世界的勞働人類，從無恥的，血腥的，瘋狂的資本家底壓迫下解放出來；它教給人們不要把自己當作買來賣去的商品，當作製造金銀財寶和市民們奢侈品的原料物。資本主義在強制着世界；就如一個衰枯的老人強姦着一個年青的，健康的女人似的；他已經不能使伊受胎了，除了帶給伊衰老的病症。

勞働人類人道主義底課題，並不要求任何抒情的愛底告白；——它祇要求每一個工人對於自己歷史的使命，對於自己底統治權，和自己底革命的活動性底自覺。這種活動性，特別是在資本家企圖着新的反蘇戰爭的前夜，在算總賬的時候，是絕對必要的。

勞働人類的人道主義要求着不息的對小市民的憎恨；對資本家以及它底走狗，寄生蟲，法西斯蒂，工人們底叛徒，劊子手們的憎恨；要求着對一切使人受苦的東西們，一切活在幾億人的痛苦之上的東西們的憎恨。在這個根據事實的概略的考察裏，每一個正直的人都可以充分明白布爾喬亞文化和勞働人類文化底價值之別了。

文化擁護

A 紀德作

在無論誰都感得到的危險——使我們今天在這裏會合的危險之前，我們想從各國民底反動以及這些國民底代表者底反動底特性之間，汲取一個教訓。因爲這教訓實在是人間的，所以它也是最爲有益，最爲普遍的教訓的。

我今天願就着若干的混同，一辯其黑白。

眼前首先看到的，便是些國家主義者們竭力想要把國際主義和對於本國的嫌惡，否認，離反等混爲一談的勾當。他們對於『愛國者』這名詞，給與了我們所已經不敢再使用的偏狹的，固陋的，敵愾的意味。我們有些人，我們底大多數，是不能容認『要愛自己底國家，就必須先恨別人底國家』——

這種說法的。在我自己，我便是一個主張我永久是一個法國人，而同時，我永久也可以是一個國際主義者的人。這完全同我主張一面衷心地贊成康敏尼斯姆，一面藉了康敏尼斯姆之助，永遠作一個個人主義者的說法——一模一樣的。爲什麼？因爲「祇有個人最富於個性，才能最足以盡力於共同體的」——這說法常是我底命題的原故。現在，第一個命題底對面，——或者當作它底必然的歸結，再加上一個別的命題。就是：「祇有在康敏尼斯姆底社會裏，各個人才能把各個人底特性最完全地發揮出來。」或者，像馬爾洛最近所寫的有名的序文裏的話一樣：「康敏尼斯姆使個人底固有的豐富性，回復起來。」

對於個人是真實的事物，對於國民也同樣是真實的。我覺得在蘇聯國內最值得敬佩的，是國家對於聯邦內所有各民族，各小國底特殊性的擁護，尊重，和顧慮。蘇聯是尊重各小國家特有的言語，風俗，習慣，和文化的。世

間對於康敏尼斯姆和蘇聯的國家，實行着這樣的非難：『把居住在廣大俄國國土裏的一切人民，都一律地劃一起來，弄成一般模樣兒；以後，日進月累，還預備把這種力量普及於全地球。』——然而，上面說過的特殊性之尊重，却正是直接應對着這種非難的。

我因為是當作一個作家在講話，我預備這兒祇講一講文化和文學。然而，正是這個文學領域內，個性間的一般之勝利，個人間的人類之勝利，表現得最爲透澈。三十年前，我這樣講過：『沒有比西萬提斯更爲西班牙的了；沒有比莎士比亞更爲英國的了；沒有比郭哥里更爲俄羅斯的了；沒有比拉布萊和福祿特爾更爲法蘭西的了——而同時，也沒有比他們更加普遍的，更加人類的了。』這些個大作家之所以被真實的人類社會接受，就是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發揮着自家底特性的。因此，我也願意當作一個法國的人來說話。而爲了檢討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各個重大問題，我相信我從法蘭西的

見地出發，是要比什麼都好的。

這兒，我們先看一下法國文學底概觀吧。

我剛才提到了拉布萊的名字；他給法國的文學裏帶來了一個騷音的要素。這要素在以後的法國的文學裏，是不大多見的。我說過他非常之好地代表着我們國家；實在，他尤其好地代表着他底時代。此後不久，我們底文學就沉靜下來，柔和，規矩起來了。全體地看起來，我們底文學底最大特徵，好像是在把人生的偶然事從物質的困難隔開，把自己抽象化，把自己完成的顯著傾向上。

不用說，我是就着所謂古典派的文學講的。在那裏，作者，觀客，以至讀者，主人公，（說的是小說或悲劇的登場人物）都同樣從貧苦隔開。作家底職務就是把富裕人們底事，告訴給富裕的人們。至於作家本人是否是富裕呢，是沒有知道的必要的。這些個有福的人們底幸運，是靠在了怎樣的貧苦

之上，也是沒有知道的必要的。文學和思想，遠遠離開這樣麻煩的問題。例如，拉西奴 (Racine) 底優美的悲劇，便祇是開在溫室裏的玻璃屋頂下的花兒。這些悲劇裏所寫的人物，是有閒的人們的。所有專心用在自己底情熱，靈魂，和精神方面的時間，在他們那兒都有。而信着意兒發展這些感情的必要時間，他們也都有的。

我並不是來糾彈這種文學。我是比誰都也讚美這文學底傑作的。我甚至願意說：自從希臘以來，藝術不會達到過這樣的完璧。有人說：『十七世紀悲劇裏的帝王和女王，並不引起我們底興味。』說這樣話的人，第一，對於劇中人物們底作爲和台詞底醇美，是沒有感覺；第二，是因爲不能認出這些貴人們綢衣內的情熱之真實性的。這真是非常地遺憾。然而，這些悲劇底登場人物們，都是特權階層者。祇肯觀察這種人門的文學，而且祇肯觀察他們底頭腦和心臟的文學——當然是要失掉自己底立腳點的。大凡藝術失去了和

現實的接觸，失去了和生活的接觸，它就要即刻化成技巧。拉丁文學，在這一點上，是比法國的古典派文學還要激甚；但是要把這一層除去，大凡像法國的文學之一般重技巧，一般患貧血，而不絕地墮入這種傾向的文學——至少在歐洲是不會有的吧。文學時常是穿過土臺，穿過大地，穿過人民，來復興，來更新的。文學就好像神話裏的巨人安求士一般。據希臘的寓言所說：安求士一把腳離開了大地時，他便失去了自己底膂力，氣力。當十八世紀我們的文學非常需要生氣時，注入生氣的並不是孟德斯鳩，也並不是福祿特爾。（不管他們底天才如何偉大。）不，那乃是平民，乃是庶民的。是盧梭（Jean Jaque Rousseau），是迪德羅（Diderot）。

恐怕因為過於愛重了形式和外觀，辭藻，法國的文學不斷地給牽向技巧，和造作方面去。而當浪漫主義的運動和古典主義的技巧鬥爭時，浪漫主義是創造了更進一步的技巧的作品，捧向了古典主義。還有：這個新流派的

偉大代表者們——不管拉馬丁 (Lamartine) · 繆塞 (Musset) · 維尼 (Vigny) · 和甚至雨果 (Hugo) ，都不是從人民出身的；而且，假如我們大膽地來說時，——也沒有帶來了新鮮的血液。然而雨果却感到了那裏可以得到救濟。他與人民接近，在人民底名義之下說話，竭力去要代表人民的：就是爲了這個原故。如今，雨果底努力是買怒了右翼的人們；他們在那裏要發現雨果底「糊塗」。我恐怕在那裏發現到機會主義吧。然而，就在這機會主義裏，也可以看到深刻的直觀。

我們國裏這種技巧的傾向，我是有些在誇張麼？不，不是這樣的。這一種的傾向，我在左拉自然主義運動以後出現的象徵主義底反動裏，還可以看到得到。左拉底價值和重要爲我國多數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所忽視——這固然是不當；然而，就是在這個左拉裏頭，也還可以看到綜合與抽象化的傾向。這一種傾向，不管他對於現實主義的努力，把他（雖然不是在創意上，而是

在形式上，) 和浪漫主義結合在一起了。

不，我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我聽到一個最爲代表的，極端的左翼批評家底話，覺得非常有趣。這個批評家在確堪注目的論說之中，一面主張着文明底擁護，一面却承認我們文學底技巧——力主擁護這種技巧和造作的東西。像這篇文章裏表白得如此明瞭的還沒有；因而，我們在這裏也不能不取一種極爲明白的態度。

最近的法蘭西行動報裏，這般寫着：「文明就是虛偽。文明就是把自然的人化成技巧的人；把光身的人給穿上衣服，戴上首飾，面具的一種努力。」——

批評家更接着說：「假如一個人不能承認這種文明底反自然的努力，這種文明底壯麗的虛偽也就是文明底存在理由，它底偉大之處，和我們底偉大之處；那麼，這個人對於文明本身就是表示反對的。」——

不；我是不能相信文明必須立在虛偽底基礎之上的。這一種技巧的文明——自己本身願成爲技巧的，自己本身稱自己作技巧的文明——是虛偽的社會狀態底必然反映和所產；這一種文明，它在自己裏藏着死亡底種子。它現在還生產着的作品和承認它的社會，都正頻於死亡。我們假如不能把這種作品拂拭掉，我們可以說萬事都休了。因爲什麼？因爲陳列窗裏的這種文化，已經度過了它底時代。而國家主義者出來擁護這種文化，那真是太妙了。這樣使我更加明瞭地看到，更加清楚地明白：文化底真實擁護者們是在別一方面的。然而，話雖然這麼說，——我再重複一句：我並不是要來糾纏這種文化。雖然是技巧點，這種文化會產生了傑出的作品啊。否認過去是糊塗而無益的事。甚至，有時我們以爲：現在所渴望着的文化一時也許不會產生；而這一種虛偽的文化竟先存在了，也未嘗不好的。這和資本主義制度一樣，它雖然令人嫌惡，但恐怕是必須來在我們所渴望着的康敏尼斯姆制度之前的。

然而，我以為今日能使文學，文化，文明——發展，開花的，不是靠了延長這過去的文化，而是靠了必須和它的戰鬥。前邊引用過的論文的作者以我為對手，說因為我是真實性 (Sincerity) 底信徒；所以我便得是文化底敵人。不，我們絕對不是反對文化本身的；而是反對這文化底技巧的東西和因習的東西。替虛偽作辯護的人，——因而，替我們這住着的虛偽社會作辯護的人——才是文化底敵人的。

「或者是文明，或者是真實，二者必擇其一。」——前文底作者結論着。不，我不相信文明必定是非真實 ([Insincere]) 這話的意思，諸位都明白吧) 的。換言之，我不相信人不虛偽，便不文明的。這真實性的概念，對於我是非常之重要。為什麼？因為我不應許把這個概念祇歸給個人的。社會也可以成爲非真實。那就是當社會把人民底聲音壓殺，把人民底發言機會奪去，甚至想把發言的可能性都奪去的時候。當社會把人民祇留在隸從，蒙

昧，無智的狀態裏的時候。那時候，人民已經不能知道他要向我們說的話，和文化所要聽的話了。我從走進社會的當初，就反抗了以下的主張：「一切該說的話，人已經說完了。以後祇是重複而已。」——當時的國家主義者們這樣說，生在布留葉耳講過「生已太晚」的話二世紀以後的我們，在充滿了危險和希望的未知的人們之前，感覺着年青的勇敢的潑刺的人類——這豈不是很好的事情？

把話說回來吧。談到文學，我們即刻想到共感(Communion)。問題倒是在文學者和誰共感。在某一種的文學裏，特別是在法國的文學裏，時常遇到一種奇妙的現象。那就是價值很高的作家，在他底生涯中毫不爲人所知。是因爲這個作家祇爲自己而寫麼？並不是的。祇是：這個作家想要在時間裏得到空間裏所不能即刻得到的共感吧了。他底讚美者是分散在未來之中的。他當初是被人看作奇異，古怪的。他底美點，別人是不能懂的。他底品質是不

爲人們所承認。我在想着布特萊爾 (Beaudelaire)，藍保 (Rimbaud)，和斯坦達兒 (Stendhal)。斯坦達兒說過，他是爲少數人們寫作的；他底讀者還沒有降生呢。尼采 (Nietzsche) 威廉·勃雷克 (William Blake)，和梅威爾；也都是同樣的。我這裏祇舉出了最偉大的作家們。

在這幾個作家底作品裏，有強烈的共感力呼吸着。祇是那個共感出現得晚吧了。下面，我願意引出一個偉大的教訓來。就是：說某一個作家最初不爲多數讀者所喜，便因而蔑視這個作家——那是不當的啊。莫斯科的作家大會上，各種的勞働者向作家要求：『請描寫我們啊，表現我們啊！』我聽了這話，誠實地講：非常感覺到不安。文學並沒有鏡子底功用。至少，也不光有鏡子底功用的。蘇聯現代文學，好像祇是以這樣的功用滿足着。而在這一方面，給了我們若干值得注目的作品。然而，單祇這樣，還是不成的。我們幫助我們所愛的，所希望的新人，從枯燥和鬥爭之中超脫出來——也是非常

重要的事。這大約，就中，是非常重要的事——去幫助自己創造自己，自己描寫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莫斯科大會上，布哈林和高爾基以及其他的諸人，所諄諄說道的地方。單祇模倣，文學是不滿足的。它是去形成，提議，創造。

我前面說過的大作家們在世時，他們是不爲人所敬重；但現在是洛陽紙貴，盡人皆知了。原來，人是能認識自己，必須認識自己的；而這個認識的問題，是大有負於這些大作家們。他們現在達到了從來也不曾有過的真實上。假如那時他們要是光畫了一幅那時有過的或是當時相信有着的原樣底肖像，——他們不會達到現在這般地步吧。「尋求共感」——確實如此。但是有時這種共感在當初是得不到的。引用自己的事情，是有點不大對；但就着我自己說來，——我是生在布爾喬亞的家庭裏，受過布爾喬亞教育的人。當作一個作家走進社會的時候，我不能不感到如下的痛苦：我覺得我自己裏所

有的，我自己以為最純潔，最寶貴，最健全的一切——都即刻而且直接地和周圍的因襲，習慣，虛偽等矛盾和衝突。想起來，在我們住着的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凡是有價值的文學都不能不和社會對立的。

布爾喬亞社會底作家是不能和自己底階級發生共感的。那麼，能和人民發生共感麼？——也同樣是不可能的。——如果當人民還是現在這個樣子的時候。人民不和現在完全兩樣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但假如我們要是幫助他們，人民能以變成兩樣；一定要變成兩樣，事實上也要變成兩樣的吧。）無論怎樣，現在除了向未知的未來的讀者說話以外，是沒有辦法的。除了堅決地相信捕捉住自己裏面至深的人性，全然人的東西——就一定捕捉住這未來的讀者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

蘇聯現在顯示給我們的姿態，是歷史上沒有先例，從來不曾預期過的威風堂堂的姿態。我願意再附加一句：這真是我們底模範啊！這是一個作家能

以和讀者直接發生共感的國家啊。和我們必須與逆流相抗的不同，他——作家——祇要順着潮流前進便可以。他在周圍的現實之中可以找到靈感，可以找到所要寫作的題材，同時也可以找到作品底直接的反響。這一層恐怕也許有若干的危險吧。爲什麼呢？因爲藝術作品是必須忍受苦難克服苦難的。對於這新的危險，我們以後還有說的機會吧。在蘇聯底新興文學之中，我看到了許多可觀的作品。然而蘇聯文學現在正在創造的新人和我們所期待着的新人，還沒有在作品裏出現。現在還是描寫着鬥爭，養成和生產。啓示未來的作品，巨大的飛躍的作品——作者追過現實，走在現實前面，指導現實，開闢道路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我是用了信賴在期待着。

例如，我們拿鐳(Radium)作例吧。假如一個學說去專講怎樣採取鐳的話，——那這個學說怎樣去作才對呢？當然，第一是要取出鐳來的。抽取鐳，生產鐳：在某一個時期是最重要的事務。然而我所最關心的，最願知道

的是這個發光金屬底特徵和性質和功能。

在今天，獲得人，獲得新的人——是比什麼都要緊的。苦惱着的西歐，這一層還是前途渺茫。我們還是在鬥爭的時代。我們倒並不是爲了鬥爭而愛鬥爭，而要鬥爭的。是爲了鬥爭底成果，才熱愛鬥爭，才要求鬥爭。我們與其說是戰鬥員，倒不如說是拓荒者。

所謂永久的藝術作品，是不管嗜好怎樣隨着時代變化，而能常滿足這些新的嗜好的。大凡這樣的藝術作品，是含有比單祇適應一個階級，一個時代底一時的要求者更爲豐富，更爲良好的內容的。這樣的偉大作品能使每一個人讀得到，不用說是再好不過的事情。蘇聯出版的許多書物之中，時常有值得注目的作品，給它底勝利確實添加了不少的光榮；然而，那也許祇有一時的意義吧。然而比起這些新書的出版來，蘇聯在普式庚全集底刊行和莎士比亞劇底新上演上，對於文化表示了更多的真實的愛。祇是：過於明白

地教給人們在過去的作品之中，必須看取什麼；過於明白地講說從過去的作品之中汲取怎樣的教訓——也許是錯誤的吧。爲什麼呢？因爲第一，單講這一個作品是美麗的：便已經教了不少了。過於明確地尋求一本書裏的教訓；和光祇探求『動機』(Motive)而閉却了『靜機』(Quietif)——是蔑視美，不懂美的作法。以我想來：教各人去自由地解釋就好了。假如那個時候讀者發現了和一般通用的教訓(我指的是公式的〔Official〕的教訓)略微不同的教訓時——也不能因爲這種原故，就斷定他是錯誤的；或者，還有，這個錯誤自身有時是比一般公認的意見底盲從，也許還要有益的。文化是解放人底精神，決不是去束縛人底精神。

在社會主義之中，能看到忽視個性的劃一主義，是祇有社會主義底反對者的。人人都能自由地成長，他底一切能力都能以發現，能以充分活動的社會狀態——祇有這種狀態——才是我們所期待於社會主義的。而正是這種社

會狀態，蘇聯在爲了獲取自由，經受鬥爭和一時的困難之後，現在開始顯示給我們。我在前面講過：黑暗的西歐，這一層還是距離得很遼遠的。社會問題在某一時期間，是來在一切問題之上。這不是說社會問題本身對於我們比什麼問題都重要。然而文化狀態是緊依着社會狀態的。對於文化的愛，使我們這樣說：「我們底社會如果還是這個樣子，我們底關心便是去把這個社會××了。」

現在我們底同情，我們底共感底心靈都是向着被壓迫的，被殘踏的苦惱着的人類的。然而我決不以爲人類沒有了飢寒，沒有了苦惱，沒有了壓迫的時候，他便不值得引起我們底注意。我決不承認：人祇有在悲慘的時候，才值得產生我們底同情的。而我是希望苦惱不斷地把我們提高。希望苦惱在不把我們擊死的範圍內，不斷地敲打我們，不斷地鍛鍊我們。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像着，希望着人人皆大歡喜的社會；和歡喜也能以使他偉大的新的人類的。

文化遺產之黎明

J. R. 貝赫爾作

……在超歷史的空間裏，被現代化了，乃至保持着自己底記憶，誇耀地繼續意識着自己底使命——文學就推入了這樣破的狀態裏：藝術至上主義之旗，蜘蛛網和煤煙塊，——然而在東方，文學底新軍旗飄盪在人類底建設場上。真理被緘口了，被假造了的地方，文學便不能存在。膽怯和虛偽指示着詩人進路的地方，作品底創造便停止，白痴般的亂讀，不可收拾的熱心。這樣的時候，那種藝術便發生了。

政府認為正當的便使國民信去，那種藝術……它底目的不外是超然於一切狀況之上，鞏固政府底基礎，使人民漠視一切誘惑，一聲不響老老實實地去服從政府。

——克萊斯特(Kleist)

……這個會議之所以是世界會議，決不是因為有這麼多的國家都派代表

參加的。這乃是因爲：過去一切最好的事體，都是和勞働人類底鬥爭結合在一起，——這世界的力量被在大會席上宣佈的。祇有這樣的結合，才是值得人類之名的未來底保證的。

於是在這個會議裏，曾一度不適用於現實了的世界文學的概念，又重新獲得了完全直接的極其能動的意義。再：國語雖然不同，要說的話結局還是一個共通的東西；一個至高的，把彼此結合在一塊兒的東西；一個橫陳在同一平面上的感情和思想的世界。用語言表明，雖然還不能把彼此間的距離完全消除；可是我們中間的許多界線總是被除去了。黨同伐異之風被拋棄，成了無意味的東西了。文學又開始活動了起來。

感覺麻痹，兩耳發聾了的人，必須要他活動。靈魂底怠惰和凝固的思想，必須要它活動。從不法的支配，從血腥的權力下，必須把人推開去。無氣力和絕望裏必須吹入活氣，重新鼓起勇來。這樣對於用抑壓和戰爭來抵抗

要求不斷前進的世界的東西們，它必須成爲一個強有力的活動。

超越了自己滿足的程度，文學再度獲得了它底自意識，恢復到文學底本體，成爲一個勢力吧。

然而世界文學概念底新把握，祇有因爲其間發生了巨大決定的事故，未來文學底姿態已經出現在了我們當前，——這才可能的。

蘇聯國內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並不祇是把現在從根底裏動搖了，變革了的——它和向現在的一鋤一鋤，把過去也發掘了，也拓開了的——由此便看到未來的展望。它創造了向後方的回憶；也創造了向前方的夢想……

在蘇聯，而也祇有在這樣的地方——半開化的民族主義者喲！好好聽着！——人是被廣泛地教育着。新的人類典型發生，成爲民族……在蘇聯，思想底種子是被撒下了，人是從根本上被革新着。在蘇聯——而也祇有在這樣的地方，——思想握到了支配權，理性化作了公然的權力吧。

……郝博士說：「假如一個三角形內角之和等於二直角的公理，有不合於商人底算盤的時候，——商人立刻把幾何學的教科書一本不賸地全燒了吧。」今日德國底情勢便是祇要口上說一句關於社會情況的這個「幾何學的公理，」書籍便要燒掉；市民權便要剝奪；人們便要拷問，處死的。

看今日「第三帝國」裏，有一種驅使着各種時代各種民族都集中在它底總動員下的歷史的旅行者。然而這種帝國主義的觀場（*Spektakel*），也並不是感不到未來時代壓力在演的。站在失掉的部署上的絕望的認識，從分列式和祝辭之間，露出了自己幽靈底鬼臉。——高特福利德·卜的話：「生活就是死底宿命，未知底宿命。人們在今日和往昔已經不能沒有眼淚來忍受這種生活了。」爲了能在和平裏生活的一切不可避的悲劇。哦，滅亡之劍響徹着的憂鬱喲！沒有英雄主義的這羣英雄們——，這些個深淵。（裏面擺着時髦的傢具，裝置着暖房的設備。）泥濘恐怕是很深的吧！——「普通的德國小

市民，『德意志·意德沃洛基（恩格斯作）裏寫着——』把在心裏頭靜靜地用小聲說的安慰話，當作富於機智的俏皮話大聲地……說笑着。那種流氓底性質和卑劣，是被非常之得意的。『那一力學的』世界觀也者，不外是把石塊和樹葉拾在一起，藉了巖石底種類和樹葉底形狀說自己是天上差遣下來的——那個占卦的精神病瘋子底力學的。然而這種信念，也祇是一半而已。另一半——影子底一半——把上帝底使者便趕到末路去。最後的逃脫——是奴隸國家，是戰爭。自己一個人去防止絕望底壓力，有點過於膽小；於是國民全體也不能不跟着一同被壓死去。自己一個人去死去，有點過於太小；於是國民全體也不能不英雄地死去，跟着一同滅亡……

從德國勞働人類底陣營裏，生出了我們底文學，那個夏拉底文學，馬爾非維查底文學，布萊代爾底文學。又從勞働通信員之中，勞働人類產生了自己底作家；出現了在德國也要引起震撼，引起變革的那種強力的典型——這

才真是我們文學裏的新鮮之處。

在所有的國家裏，這種夏拉底文學，馬爾非維查底文學，布萊代爾底文學——也都正在成長着。在所有的國家裏，顯示着勞働人類底文學，顯示着勞働人類底成長。

祇有不斷地思考着，決不去無抵抗地投降在混亂的思潮裏的文學，才能夠恢復了自己底本性。如果是勞働人類底文學，那麼自己反省，是當然的。因為這種文學和違反人類進步的社會勢力的直接鬥爭，使它不斷地去實行自己反省的。祇有這才是趕快告訴任何真理「底」逸脫的文學。它底不動的確信力，乃是直接從真理出發的……

文化遺產之黎明。從非法奪去的東西們底手裏，把這個遺產解放吧！但丁，爵爾旦諾·布魯諾，托馬斯·莫列斯，堪巴乃拉，莎士比亞，西萬提斯——爲了繼承這夢的遺產，去鬥爭吧！去尊敬，去繼承人類底偉大的夢想者

們吧！去尊敬，去繼承心兒裏永遠懷着深遠的憧憬的現實主義者們吧！去尊敬，去繼承描寫人類情熱底偉大，讚美人類底力量，品行，和革命的創造力的人類使命的讚美者們吧！他們都是不管支配者和富兒們底好惡，誠心誠意地探求生活底真理，用真理貫穿着自己作品的偉大而公平無私的人們的……真理是需要自由的。當一個人犧牲了另一個人而生活着的時候，思想裏所發生的誤謬底源泉；從飢餓和過食和壓迫之中所產生的一切誤謬底源泉——真理是必須把它根絕的。真理爲了自己底發展，需要廣大清淨的思考面；需要享有活動自由的國民全體；需要沉入到世界底空間和時間之中去。真理是不能缺少人類底品格和自由的。

……完全另一種的祖國愛——那決不是盲目的愛，而是有思考能力的愛——首先當作對於爲了所謂祖國愛而頻於滅亡的狂熱患者的憎惡而出現。真實的祖國愛是否看着別人嘗受塗炭之苦，祇有自己洋洋得意的愛的思想的。

那是知道人們祇『害怕奴隸，輕蔑奴隸，而不愛奴隸』的一回事。那也知道：那裏所謂的愛決不是真實的愛；而祇是殘酷的利己主義，自己對於自己底幸福的愛。而這種幸福，不管它怎樣看來，決不是社會全體底幸福，而正是它底反面。也就是：這種幸福正是藉了抑壓別的過着不大幸福的生活的人們而維持的。支配者們底這種幸福，正完全妨害着社會全體底幸福。自然，這種抑壓決不是限於時常說着的橫暴，野蠻，不顧一切的單純化了的抑壓。這樣的說法不單是缺乏効力，而且反而給抑壓帶來了好結果。因為這一種公然殘酷的抑壓，並不一定是落在許多人的身上的；祇知道單純意味的抑壓的人們，會要第一：不相信這種抑壓落在別人的身上；第二，會誤以為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身子的。

解毒劑這種東西，必須正確地知道了裏頭使用的毒素底合成狀態和效果之後，才發生効力的。例如：用拷問和槍決來相當狠毒地脅迫了國民之後；

或者，遇見必要時，把牢裏反抗的人們××了之後——這一回却鬼鬼祟祟地廢止了警棍，故意作給人看：『人民和警察多親密啊！』又如或一勞働者羣底狀態，一時好轉了起來；……（爲了自身底階層利害）給自己加上一定的制限；主辦『崇尚勞働』的節會，把勞働者們給高抬作『國家底主人』啦，『國民底誇耀』啦……等事；也是時常有的。或者，支配者羣在準備着戰爭的時候，爲了免去得罪勞働者起見，給送些吃食東西之類，也很可能。——這樣的時候。用『大體上』怎樣啦，『一般的』怎樣啦等字眼來談抑壓和恐怖的時候，是幾乎沒有意味的。沒有正確的仔細的知識，一路地瞎興奮，瞎暴躁，這兒是什麼用處也沒有的。毀滅敵人的技術，是在嗅出了抑壓底全秘密，給把人壓人的說教全部描寫出來的工作上。爲什麼？因爲結局招來最大的不幸的，不外是眼前看不到的巧妙地隱藏起來了的抑壓底手段。驕傲地覺得自己是自由人，得意得了不起的許多人們：才終究是會被打倒的。

……這個會議是高舉起人道主義(Humanism)底旗幟，反對一切把人給卑小化了的企圖的。

「祇要作一個人，」——這個「祇要」，是那般不順耳，帶着革命的響聲的麼？一點也不錯的！這個「祇要」——這個簡單的，極其自然的，完全平常的「祇要」，——是今日人們所能要求的，最大膽的最危險的東西。社會所分派給人的位置，能和這個要求一致麼？爲了生活下去，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子出賣——這也能叫作一個人麼？這祇是一個商品，一個物品而已。而物品是時常被擺在店前；商品是有時賣不掉的。於是人便完全喪失了人的態度，被歪曲了，被變作東西了。這樣之後，再使物品一般的人去信神，去信上帝。人已被貶作了東西，東西一時靜止下來，也許不想再往以上作人，——這時便說：這正是你們底運命啊！！

祇要去作一個人啊！這才是一切不安底內面的原則。而越過了罷業和牢

獄，人底雄姿就如戰旗一般，高高地飄揚在××蜂起和人民底頭上。

【作者小傳】

約翰·阿爾·貝赫爾 (Johannes R. Becher 一八九一——) 二十幾歲

時的貝赫爾是當作世紀末的頹廢詩人出發的。詩集頹廢與勝利，給歐羅巴等。世界大戰使他底詩作飛騰，同時給他底世界觀加上了政治的觀點。這樣他成了行動報一誌底藝術文學的戰士，為獲得新的世界秩序而戰了。詩集同胞愛，給民族等。戰後德意志底混亂和革命底失敗。他和後退的知識分子們分手，走入了勞働者羣底陣營。他當作勞働者羣底詩人起立，作了德國新興作家同盟底委員長。詩集有飢餓的都市，長篇毒瓦斯等數種。

因國社黨底恐怖政治，他便亡命於普拉格 (Prague)。年近五十的他，尙誓言爲人類底理想而奮鬥。

人道主義論

P. 尼贊作

歷史上的人道主義，本質上是一個神話的。人道主義向着不過是一個人
的『全知的天才』，課下了難以實行的約束。人道主義者們——與其說是他
們個人意志底結果，毋甯說是歷史本身底反抗。一紙空言的意志到頭是要遭
挫折的，他們却並不知道。人道主義又追求夢境的。夢境之一，是人底『完
成』(Perfection)；另一個，是人底『整全』(Totality)。這些意志從亞
里斯多德到斯賓諾札，從文藝復興到哥德，——都可以散見到的。然而，階
層分化的社會底狀態，却不能使人們實現自己底希望。再，這個人道主義
裏，還夾雜着兩種障礙物。

第一個缺陷，是不要去冒險的意志。思想家們非常注意自家底安全，爲了能安穩地思索起見，給自家打了一道牆壁。葉拉斯母斯不附合路德，也不附合羅馬教會——那種小心，就可以說是這個傳統底代表。笛卡爾（Descart. ②），也是同樣的。雖然這樣，這些思想家們底偽裝，也未免過火。我不喜歡人道主義者們底小心翼翼的面具。笛卡爾這般說着：

「一直到現在，我不過是這個世界的話劇底觀客。以後，我也要登上舞台去，所以我必須帶上假面具。」

我不喜歡哥德那種小心翼翼。那種思索底純粹性，對於我也過於顯得隨機應變了。

「人道主義底第二個缺陷，就是它離開了具體的人類。人道主義祇是談的想像中的人物的。」——伊里契說。

「抽象的真理等是並不存在的。真理它時常是具體的。」

久連·班達氏前天講述了西歐思想底概觀；這一層，我們預備以後再談。照班氏所說：西歐思想是願意把悟性和非悟性的一切——人底其餘的一切——分離開來的。班氏在這種意志之中，看到了西歐思想底主要特徵之一，也許是看到了它底本質的風貌 (Styl)。我却在那裏看到了人道主義底中心缺陷，看到了思想底毀傷，看到了思想對於世界效果的滅殺。這種把悟性和其餘的一切截然分開的潔癖，人道主義倒並沒有一定順從的。而祇有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人道主義才是偉大的。這些思想家們在人底名義上立說，然而却把人完全忘了。把人底要求，人底不幸，人底運命——完全忘了。他們在人類大多數不能走進的世界——暗示，暗語，和祕密底世界裏，彼此之間講說着人類。而人道主義底要求對於大多數的人們，完全無意味的。班達氏前天講到了希臘思潮 (Hellenism) 對於技術和勞働的輕蔑，以及純粹唯理的價值之高揚。這種高揚是有負於數學思索底最初發現之眩暈的；然而就

中特別反映着包含有開的自由人和允許給他們這種閒暇的勞動奴隸的社會。以『精神』爲唯一高貴的東西，把『精神』傳統地高唱入雲，——乃是勞動分裂作肉體和精神，社會被分作了兩個階層的結果。那乃是茫然嘆惜，曾經允許過高等人們充分思索的奴隸制度的時代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底根本要素之一，就是和這個相反——它否定了這種分離，而用機械底重視來代替了肉體奴隸——或勞動者羣勞動底輕蔑。從前希臘底奴隸制度使柏拉圖及其弟子們以爲機械可以使人們變作下賤。歷史上的人道主義，把人類分作生活的人和思索的人。不久以後，這兩種人必須化作一種人，而新的人道主義已經決不允許笛卡爾說這種話了。——笛卡爾說：

『我並不把人和樹木以及喫草的牲畜分開來看的。』

久連·班達氏前天在演說裏，向康敏尼斯特們提出了一個質問。我也和他一樣地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多謝他提了出來。班氏向我們這樣問：

「諸君抱着很大的希望所要建設的文明，是西歐價值底發展延長呢？還是真個和它絕緣呢？」

我不贊成這種「二者之中，必取其一」的論法。班達氏是愛萊亞學派的思想家，要求「是」(Yes)或「非」(No)的。康敏尼斯特則是黑格爾底後裔，祇能答道：「也是，也非。」於是我們要這樣回答吧。——「這文明是延長，同時也是絕緣。」

這裏是應該用歷史底用語回答的。而對於藉用歷史底用語講話的哲學者，我願意用行動底用語來回答。

班達氏對西歐世界所抱的概念，我以為是和歷史不一致的。總括地去規定一個包含希臘思潮，基督教，文藝復興，宗教革命，和布爾喬亞諸革命時期的世界——我以為並不可能。總括地去規定希臘思潮，我甚至也以為不可能。班達氏對於西歐的世界，特別是對於希臘思潮，抱着一種柏拉圖派的觀

念，是相當明瞭的。這一派人所肯定的嚴格的觀念的價值和概念，完全把人類生活底具體的價值和事件除去了。這種概念結局在希臘繁盛了一個相當短的時期以後，便在布爾喬亞思想底所有時代作了理論的辯明，——也是真實的。然而，柏拉圖主義並非就是希臘思潮底全部。上舉的分離性，我在普洛塔高拉斯 (Protagoras, 希臘哲學家) 裏便看不到。在斯托亞 (Stoia) 學派裏也看不到。甚至在愛皮克洛斯 (Epikros 裏在亞力山大學派 (Alexandrian) 裏，也看不到。

姜·蓋諾 (法國重要評論家。國際文化雜誌歐羅巴底主筆，新法蘭西評論，世界底編輯) 席上講到了愛皮克洛斯。講到愛皮克洛斯是爲了包含「口腹的人」的全人類而要求的。班達氏則回答說：「愛皮克洛斯底基調至少是停留在傳統底線裏。他是向着上天特厚的人們呼號的。」然而愛皮克洛斯是把這種哲學家叫作軟體動物，或者叫作賣淫婦啊。他把柏拉圖叫作「大財

主』，把亞力斯多德叫作『玩樂家』的。他是向着妓女和奴隸呼號的。他並不願意單單去拯救老爺爺太太們底靈魂。他並不是上流社會出身的。我所以稱讚他的原故，也就在這裏。

和柏拉圖對立的是加力克萊斯底線。這條線雖然向着尼采走去：它是柏拉圖底對話集 (*Sophist*) 裏叫作「地之子」的人們的。我們在他們之中可以看見『把上天和不可見的一切拉到地上，用自己底手去把握巖石和柵樹』的我們底祖先。

我們在歷史底一切水面上，可以看見爲了全人類的不斷被壓殺，不斷被墮胎的抗議之跡吧。何以故？因爲一切在全人類的名義之下的抗議，都是來亂彈現狀下的世界的。這種抗議可以在拉布萊裏，可以在斯賓諾扎裏，可以在迪得羅裏看到的吧。這種抗議，此後在卡爾裏開了花，以後也不會被壓殺的吧。人們願意人道主義的神話今後當作事實而出現吧。他們要取得一切的

約束吧；然而他們要實行這個約束吧。

那麼，我們要這樣回答班達。我們從他所說的『西歐的』傳統裏接受以下的東西。接受在不光思考，而且也生活，也挨餓，也死亡的人底名義之下的糾纏和要求。我們接受『整全』(Totality)的要求；像卡爾講到『享有一切人底必需品』的人時所否認的一樣，我們也否認人類底神仙宗教的世界。因為我們也同愛皮克洛斯和法蘭西的十八世紀一樣，在宗教底世界裏祇看到人底恐怖心和服從；所以我們便棄掉人道主義底神話。因為它開却了人類生活底現實條件，所講的是抽象的人類；忘記了一切人們直到現在就連在苦惱裏，在勝利裏，以至在死亡裏也都是不平等的。我們底態度也不是延長，也不是絕緣。該留的，就留；該去的，就去的。

不是思慮人類思想底抽象的條件，而是思慮人類生活底具體的條件的人道主義。容許一切人的，人底最大限度的大地底征服；和這些人底各人意識

之獲得的人道主義。正是在這種人道主義底內部，作家底問題置放着。聖彼得堡的一個工人寫給火花 (Скиски) 的信裏，這樣說着：『我們寫信給火花的原因，並不祇是請教從那裏開始才好的；我們是也請教怎麼樣活着才好，怎麼樣死了才好的。』對於作家，參加進某一個團體，參加進其集團底意志，是問題。我們則選擇勞働者羣。因為我們知道不是去要使勞働者底生活成爲永久，而是應該和他（勞働者）去共同開拓這個生活廢止了的時代的。卡爾講過：『勞働者羣在勝利之期，並不成爲社會上絕對的典型。何以故？因爲祇有勞働者已不成其勞働者，却已成了勝利者的原故。』

作家是以規定給人們，啓示給人們他們底最高價值和他們底最大野心爲職責的。作家去發現人們生活裏含有的價值。而說：『這些價值是向着偉大和成就的方向的，所以接受了也很好，』加以正當化。

這種接受的理由，並不純粹是唯理的價值的。在這裏，假若班達氏不下

一個也和這個相彷彿的肯定時，那我要在他底面前感覺到恥辱吧。他所下的肯定，與其說是在我底體系裏，倒是在他底理論體系裏——非常重要。他回答蓋諾說，歷史上可以看到『非柏拉圖』的潮流，附加在它底旁邊。但這些潮流却並不爲『大多數』所承認。——這種『大多數』的證據，實在有點不大像『柏拉圖』派的。

盡可能地全般地，具體地去證實價值的存在時，法西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沒有存在的可能的。在想像上，也許有高唱同胞愛的法西主義。但這種法西主義要在民族共同體的神話上來證實其價值吧。然而民族的共同體除了銀行底恐怖主義的支配以外，是無法證實的。而這種支配却不爲一般人所承服。於是便不得不說謊；然而，謊話是不能永遠存在的。

真的人道主義，要求人底真實的發展。它想像沒有階層底分離，沒有工作底分離的社會。祇有我們蘇聯的友人，才能在他們底未來的地平線上，看

到這新的人類的建設。在衰殘，頹廢，墮落，苦悶憑藉其空前的勢力支配着的世界裏，來嘮叨人道主義底古舊傳說——是祇能買到峻烈的嘲笑吧。舉目一看，一切的徵候，都是滅亡的徵候。人像現在這般貧窮，寂寞；像現在這般卑下，受壓迫的，還不會有過。壓迫着他的權力——經濟，政治，裁判，警察底一切權力——這些才是人們叫作運命的東西底實相。我們看到飢餓和貧困和苦惱。我們生活在戰爭的時代裏。如今作一個人，是毫不足誇的。約瑟夫講過這樣的話——他在西伯利亞流刑中的事——有一晚，到河邊去堆積木材的人們回來說：『有誰淹死了。』約瑟夫便問：『你們沒有去救他麼？』村裏的一個人這樣答：『救他？可惜他不是一匹馬哩！……他却是人啊！……人是可以替換的，馬要是死了，就祇有一匹啊！』——這就是我們底世界！對於人毫不關心的世界！我們決不誇耀這樣的世界。

我們願望着。願望人不管自己周圍的各種脅威——不管比愛人們底肉體

還遠要愛觀念的古代思想家們底無關心——毫不躊躇地即刻肯定人底價值，人本身底價值。

不是該說柏拉圖和康德底話的時候，却正是該說愛皮克羅斯底話的時候了。

「肉體在喊叫着：從飢寒焦渴裏救命啊！」

歷史上存在的憤怒，焦慮，和共感之力的價值，在那裏可以找到呢？我們底人道主義是和鬥爭底價值，紮彈底價值結合在一起的。人類底喜悅和他底力之完成，祇有等待於未來吧。他底『整全』，在今日也該視作一種夢境的。他還被，還被輕蔑着的啊！前天有蓋諾，昨天有馬爾羅，講到了我們底共感的意志。在這個各人被置放在孤獨和戰爭中間的世界裏，要肯定共感的意志，就必須是共同爭鬥着的同志們。這些，人們能創造比愛還要廣大的友情。他們底兄弟愛被不久要來的『整全』底野心，正當化着。他們底真實性

豫告着新的世界底誕生。從二重關係解放了的——沒有欺瞞的，沒有虛偽的世界，終於要誕生啊！

人們能順服他們底運命的世界，是要來的吧。他們底生活那時不外是強烈的一致吧。他們也許要談到喜悅的人道主義吧。然而——我們現在還祇能講到被限制了的人道主義。爲什麼？因爲這個人道主義是否拒現存的世界，而又容許憎惡的。在這個人道主義裏，能夠豫告我們底未來的唯一價值——就是從事生活革新的人們底自發的兄弟愛。

【作者小傳】保羅·尼贊(Paul Nizan)是屬於雜誌歐羅巴(姜·蓋諾主編的國際文化雜誌)一團的新進評論家。幾年前，曾經由歐洲出版了他底處女作“Aden Arable”。他的思想立場，是新興進步文學者中之最前進的。這位青年理論家底警犬(Le Chien

ne de Garde | 九三三) 艾羅護布爾喬亞文化的思想家們下了無假借的論述，是闡明

了勞働者羣之哲學立場的著作。

他最近提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班達等論爭着。這和費爾南地斯，馬爾洛等底行動的人道主義，在同樣是社會的，前進的，高唱人對歷史的能動要素的一點上，

——有不少的共通點。

再近來，他在世界 (La Mond) 雜誌上每號都揭載關於文學，社會，政治的各種文
子。去年赴莫斯科。

文藝理論叢書刊行緣起

質文社

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偉大的成果，都是從理論和實踐之科學的統一中長成的。在藝術文學上，理論和創作、批評家和作家的關係之密切重要，已是萬人皆知的事實了。像倍林斯基對於改革前的俄國文壇的影響，像藏原惟人對於日本新興文學的影響，即其一例。「偉大的作品是批評家和作家協力完成的」，盧那卡爾斯基的話，並非沒有根據。作家應該把握科學的理論，以認識和表現社會的現實，理論也應該以現實和作品去豐富它的內容。但在我國，這還正是在開始的事業。

數年前也有忠實的學者在努力這事業的介紹與啓蒙的工作，使普列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弗理契、梅林格諸人的科學種子，在我們的土地上成長起來。可是和現實的發展一樣，理論的發展是飛快的。現階段的理論，揚棄了普列哈諾夫、布哈林、德波林的不正確的影響，清算了盧那卡爾斯基、弗理契、瑪察、阿衛巴黑諸人的錯誤，展開了更廣泛更豐富的領域，把握了更吻合着現實的發展和反映現實的發展的方法。

但在我國，這還正是在開始的事業。

我們刊出這部叢書，就是這個開始的開始。不消說，這種工作是還需要更充實的力量，我們相信這個開始將收到應有的收穫，將得到普遍的共鳴協助，正和我們堅信現實之必然的發展一樣。